

邊政公論社 主編

中國邊疆民族學雜誌

(五)

——(原名：邊政公論)——

台灣大通書局印行

邊政公論社 主編

中國邊疆民族學雜誌

(五)

(原名：邊政公論)

台灣大通書局印行

第廿三種

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

婁子匡署

卷之三

景明中國陳氏五十餘

第廿三卷

邊政公論社主編

邊政公論

中國邊疆民族學雜誌

創刊號至七卷四期

一九四一—一九四八

錄目總：編增

(景印本)

數苑公館主編

數苑公館

中國數苑另冊學錄

贈四卷十至幾何論

一四式——一四式一

附錄：數目表

(本冊景)

邊政公論 第三卷 第九期

紀念陶雲逵先生專號

目錄

敬悼陶雲逵先生

陶雲逵先生略歷

悼陶雲逵教授

悼雲逵

悼雲逵

悼雲逵

關於陶雲逵先生二三事

念雲逵先生

屠者

文漢

羅華田

馮文瀾

曾昭掄

瞿祖同

李樹青

高華年

論 著

西南邊疆社會緒言

社會文化之性質及其研究方法

再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

大涼山僮僮的階級制度

黑夷風俗之一——除禍崇

雲南潞江僳僳的祖先崇拜

康人農業家庭組織的研究(三續)

譯 述

今日之種族問題

青海古史提要(三續)

陶雲逵遺著

陶雲逵遺著

羅莘田

林耀華

楊成武

700

陶雲逵

700

700

700

敬悼陶雲達先生

編者

陶雲達先生以深於人類學之導師，主持南開大學邊疆人文之研究，夙微扶潛，貢獻極偉！三十年秋，本刊創辦，先生任特約編輯，對本刊之匡助者甚多，並曾先後發表「邊政人員訓練之必需」，「雲南土著民族研究之過去與未來」，「雲南擺夷族在歷史上及現代與政府之關係」，「論邊境漢人及其與邊疆建設之關係」，「十六世紀車里宜慰使司與緬王室禮聘往還」諸文，內容充實，見地卓越，不僅給予本刊以無量之光榮，而於邊事研究及邊政之實施上尤多寶貴之啓

示。方期先生百尺竿頭，益發揮其天才與學識，為本刊多所努力而協助邊政，不意天不假年，竟使其費志以廢，此實為邊事研究之痛惡中莫可補償之鉅大損失，淚盈在睫，哀痛何如！本刊為表示追念之忱計，特以本期篇幅紀念先生。故所載各文，除前刊載之邊疆書目提要而外，或係對先生學行之悼念，或為先生生前研究之田園，亦所以表示吾人將繼續先生之志，更加致力於邊疆問題之研求，先生有知，其亦默許之乎？

陶雲達先生略歷

文漢

陶雲達先生江蘇武進人，生於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十月廿四日，即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年二十，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高中部，繼升入南開大學文科，肄業兩年，旋遠游德國，入柏林大學，識人類學大師歐根·費雪爾，朝夕過問，學以益精，珍人類學凡六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二），獲博士學位。歸國後，各方爭相羅致，先生以性喜研究，乃入中央研究院工作，探討既博，學益精進。抗戰後轉入內地，先後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教授，兼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治學精勤，誨人不倦，處事有方，不畏勞怨，年來調查康滇邊區，研究西南邊疆人文，至多貢獻，而雲南大學之社會學系，南開大學之邊疆人文研究室

，得以有良好基礎順序發展者，亦係先生積年瘁其心力之所致。邊政公論創辦，先生任特約編輯，曾于各期發表「邊政人員訓練之必需」，「雲南土著民族研究之過去與未來」，「雲南擺夷族在歷史上及現代與政府之關係」，「論邊境漢人及其與邊疆建設之關係」，「十六世紀車里宜慰使司與緬王室禮聘往還」數文，充實精允，甚為邊政當局及學術界人士所稱譽。蓋其他論著之散見於各報刊者，（附刊後）將二百餘篇，亦多卓越之作，予我國學術界不少光輝。不幸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染病歸鄉，臥病雲大醫院，竟至不起。於本年一月廿六日逝世。享年四十歲。夫人林高玉女士，一女年前弱月。

陶雲陶先生主要著作目錄 (尚未看出書容陸續)

著 題

目

刊 物 名 稱

卷

編

華歐混血種——一個人類遺傳的研究

人類學研究之實用問題

幾個雲南土族的現代地理分佈及其人口之估計

雲南土著民族研究之過去與未來

大寒黑夷之宗族與圖騰制

關於廢些之名稱分佈與遷移

廢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

西南部族之鷄骨卜

雲南怒山的聚聚人

車里擺夷研究

十六世紀車里擺夷使司與撫王室禮聘往還

十七世紀車里擺夷使司史要

雲南擺夷族在歷史上及現代與政府之關係

車里擺夷清書漢譯

一個擺夷神話

新江紀程

文化的本質

文化的變性

文化的需要

論邊地漢人及其與邊疆建設之關係

邊政人員專門訓練之必要

論「邊疆從政人員獎勵條例」

西南邊疆社會

民族學研究集刊

雲南日報

中央研究院史學語言研究所集刊

邊政公論

邊疆人文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人類學集刊

邊疆人文

旅行雜誌

(寄金大作畫業——未刊)

邊政公論

(未刊專稿——存本室)

邊政公論

中國青年

同 右

西南邊疆通訊

邊疆研究通訊

自由論壇

同 右

邊政公論

同 右

雲南日報

(本刊本期)

第二期
卅二年十月十七日

第七本第四分

第一卷五六期

第一卷第一期

第七本第四分

第一卷第一期

第一卷第二期

第十六卷第一期

第三卷第一期

第一卷第九十期

第六卷第二三期

七卷一期

第十二卷四十五各期

第一卷五期

第一卷第五、六期

第二卷第一期

尚未刊出

第二卷第一二期

第一卷第三四期

韓陶雲達教授

羅莘田

達，你記得嗎？二十三年前，在南開中學大禮堂北側的一間小樓上，時常有一個廣額鬚眉，目光炯炯年方十七歲的學生，去找一個比他只大六歲，會催替他本師老師代過一兩星期課的青年國文教員去談天。所談的題材，上自宇宙人生，下至修辭造句，說者毫無顧忌地信口開合，聽者也聽得津津有味心領神會，那就是咱們認識的開始。

隔了十二年，在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的帆船樓上，一位衣冠齊楚，儀表堂堂，剛從德意志學成回國的青年學者，同着李濟之先生來看我，寒暄幾句，就大談華歐混血種的問題。此後在工作餘暇，有時我陪他到兆豐花園散步，有時他跟我回杭州，一同到九溪十八澗去洗足，那便是咱們同事的開始。

抗戰五年來，你從雲大轉入聯大，並主持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的遷移，研究室，因為興趣的接近，你找我來談天的次數更多，同時，國華年也變成達爾研究所的一員，逐漸奠定了溝通人類學和語言學的橋樑，這是咱們友誼加切，情感加深的開始。

去年春天咱們同去大理，你組織增訂民家語的材料，同時你趕着大家朝雞足山，登中和峯的當兒，獨自去調查民家捕魚和過年的風俗。回來路過天子廟談到這種計劃的進行，彼此都高興地了不得。在爬過這個高達二千六百公尺的高峯時，幾乎把咱們所會的歌曲和皮黃都唱光了，這是咱們學術合作的開始。

術合作的開始。

在廣漠的人海裏，咱們居然有這麼幾次的遇合，能夠說沒有緣嗎？你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同時又稟賦着藝術的天才，具有豐富的熱情，也有急遽傲慢的脾氣。可是你對於我還差有數年之長的人，從做中學生一直到大學教授，並不因為我學殖天分抵不上你而失掉應有的敬意。因此我對於柳濤先生和你艱辛絕望頭頭苦幹的研究室，願盡最大的努力保持合作互助的態度，以酬知己。

這個剛在滋生的嫩芽，耐過了一年半的風吹雨打，已經漸漸有欣欣向榮地氣象了。誰料到晴天一聲霹靂竟自擊死了一個天天灌溉這嫩芽的主腦園丁呢？

雲達，你是不該死的。雖然因為憂鬱傷折傷了你的心，因為研究室主任勞任怨地費了你的力。因為生活窘迫逼得你從手到口地寫文章，消耗了你的血，可是，你有結實的氣魄，有活力，堅強的意志，飽滿的精神，一切都抵抗住，無醫如何，你是不該死的。況且，你不是有仇儼其篤的年青太太，和還在襁褓的女兒嗎？你不是有未完成的著作和剛發軔的事業嗎？你不是有合作互助的朋友和追步從慶的學生嗎？你怎能撒手不管，然而你竟死了！為什麼？為咱們貧苦的生活已經到了極限？為沒錢治病而耽誤了症候？為初民思想還漫社會？為醫術醫德尚待改良？究竟為什麼？請你告訴我。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你和我相伯蕭寒燈邊前去吃夜飯，那

時亭玉生最後還求請月，三三館兒的幾百個餃子，都是你親手包的。老實說，那些餃子與不夠味兒，也不像樣兒，可是它們因為充滿着情感，所以我是特別看。尤其是你能欣賞我的母校許多朋友，格外使我增加了無限的知己之感，誰想到這一餐竟成了散場飯呢？

我最近所寫的「廠綸族的父子連名制」，遠不及你那兩信「大寒黑虎的家族與圖騰」，和「西南部族的銅骨卜」，然而，承你呵其所好地一定讓我估透與人交的幸福，直到你被回離熱的螺旋使到第九天，已靠諸語神作的時候還念

悼雲達

這是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午前，冒着濛濛的時雨，同乘盤龍醫院來到先生坡十一號雲達病榻的旁邊。他兩眼注視着我說道：「馮先生，只有你知道我心裏的苦！」我聽了默然一言。後來乘盤對我惋惜着說：「你應當多留一會，聽他向你訴說些什麼」。我依然是默然一言。

到今天下午五點半就整整二十天了，他死了二十天了。有那天，有那夜，我不回憶到這句話：又有那一天那一夜我不想向他作這樣的回答：「雲達！除了你之外可又有誰能想像能了解我在你死後心裏的苦？兩年來，兩個入，為了一件事活着：兩年後，兩個人一死一生，仍然是為了一件事，搞

念不忘這篇文章，叫亭玉到處亂翻，直到我親筆寫信，尚未交出，你還放心，雲達，我看你忠於事業，忠於朋友的這一念，我願意從旁協助柳濤慶蘭青年才輩，讓你親手操縱出來的那一點嫩芽永生着，請你瞑目吧！

最後，我想拿兩副聯語概括我的哀思：

其一，「武林訪勝，蒼洱尋幽，時值舊遊增悵悵，津市談，滄浪論學，忽披遺著理還殘」。

其二，「誦語病韓閨，念念不忘連名制；痛心道管，孜孜方竟骨卜篇」。

三，二，十五。

馮文潛

苦着！

雲達！聽，聽我在你入土後一日的晚上向本室同人的說話：這點小小研究工作能產生不是容易的。它生前生後會經過不少的打擊。有那一次的打擊我們沒捱過？有那一次的打擊我們沒捱過？有那一次的打擊我們不給它一個更有力量的還擊？可是像今天這樣的打擊——陶先生的死，我並未料到，能捱過嗎？我有這個信心：果能捱過嗎？只願大家都有這個心。

同人皆曰：有！

雲達！我看見你笑了。

關於陶雲達先生的二三事

李桂青

這是在三年前的一個星期日，我忘記爲着什麼到星加坡去看孝通。在席上遇見了雲達先生。似乎曾經有人把我們這一輩回國不到十年的人，寫作治社會學人們中的第三代，也就是所謂少壯派。這輩人假如還有任何特點的話，那便是他們的大膽懷疑與勇於創造的精神。他們尤其健談。一經碰到一起談論起來，便忘掉了時間空間與一切，這一天自然也沒有例外，夜深了，下起雨來，我的臨時住處是被安置到與雲達同住有幾的床上（有幾在昆明未歸於焉），我們兩個便在風狂雨驟的昏黑的夜裏，艱難地在暗中摸索到他睡單城內的牀屏，點起了一盞昏黃的桌油燈，草草地解衣就寢，睡不下兩個人又談論起來，記得當時的談題，曾經從人類社會學一直談到岳武穆的滿江紅詞。後來也不知道誰先睡了，談話才算結束。這是我最初的一次結識陶雲達先生。

此後因雲達作了雲大社會系主任，我也在雲大兼課，相互晤會的機會更多了。我們間也就益發熟識。

在前年暑假前的一天雲達到我的寓所來了。他很誠懇地對我講：說他有一件研究工作的構想並將脫離雲大，加入聯大。問我對此有何意見。因爲我還不知內部詳情，當然無從參加可否。不過寫作研究工作的機會一項，一向是總爲能取得時便要取得的。最後他再三囑咐我不要透露這個消息。我相偕我對於這個諾言，完全忠實。

兩月前，雲達在雲大下課時，我們又偶然在晚學園內遇

見。他堅邀我到他家去晚餐。陶家的飯。我已吃過好幾次，再也不想不到這就是最後的一次！飯後，我們又談了許久，所談內容，幾乎全部是關於宗教及倫理的問題，因為對這些問題，陶太太也感到濃厚的興趣。

剛過新年，聽說雲達病了。因爲我們一向的印象，是雲達的身軀健壯。以爲這總是個頑強病後，不久即會好的。聽到以後，心裏總未覺得有何嚴重性。當時曾去探望一次。看見雲達在床上靜靜地睡著旁邊一個新產下來的嬰孩在哭，陶太太則正在院裏忙碌。我未等陶先生感覺，便與陶太太說了幾句開懷的話，匆匆告辭出來。還是由於兩個原故：第一，雲達的病既認爲不久即可痊癒，有話還是等好時再談。第二，我們都多少受了「中國的特性」那本書的影響。覺得在病人極端疲憊的時候，不要再去煩擾他那正待多事休養的神經。那知從這天以後，雲達的病使日益惡化，不久，即遷入雲大醫院。於是我再也沒有得到與他談話的機會。在醫院裏最後一次看他時，相隔不過旬日，他連我這個人都不認識了！

雲達是一個好學深思的人。他治學最勤，用功最深，在思慮量，在所謂少壯派中，他算是比較富於保守的一個。在中央研究院時，他曾經在西南各地考察許多體質人類學的資料，但因爲體度的持重與謹慎，始終未敢寫成傳著。在治社會學的人裏面，雲達是從生物學走到體質人類學的根源，既好，用心又專，還使天假以年，一定能成爲一個第一流的邊疆人文學者。不幸，年甫四十，即行物化，遺才未竟，賢而終，這真是我國文化界與教育界的一個重大的損失！

序 雲 達

瞿同祖

我認識雲達只有三年，短短的三年中，由于前兩年同在一校又同在一系的關係幾乎天天有見面的機會；又因為性情相投，做人和做學問的態度有若干接近之處，常在一處談論些世事，討論某些學術上的問題，于是我們之間的交誼不久就超過普通的酬酢，而日益增進。

雲達在海外所主修的科目是體質人類學，根底很深，已有了很高的造詣，學術界一向都以中國的體質人類學家目之。我對於這門科學是外行，因之我們初相識時便有一個意識——在學術上我們之間有相當的距離。事情發展到後來，使我的態度漸漸由驚訝而接近而投契。我漸漸了解雲達的治學。他沒有許多專家所有狹窄不容人的習氣，對自己的科學用功極勤，對其餘的學問求知之心極切，虛心接受不同的意見，他的學問造詣之所以日趨淵博，並不是偶然的，無因的。他之所以漸漸由體質方面轉到社會文化方面也就是由于這不滿足和求知的心情而發軔的。三年來我和雲達討論的樣會很多，相知很深，所以我對於他學問上的轉變看得很清楚。他年來很少提到體質人類學上的問題，反之，對於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則日感興趣，研究方面也就轉入新的途徑，最近他寫的三篇文章：一篇關於端午節的，另兩篇是大葉黑夷的家族與圖騰及黑夷的鴉骨卜。從題材上就可以看出他治學的轉變不但已趨向于社會文化方面，並且着重于禮俗及巫術宗教方面。由極端的物質方面轉變到極端的形而上方面實足令人驚訝，最

初我這以為是偶然的，去年夏天我請他為雲大擔任體質人類學的課程，他堅持不肯，說他對於體質人類學已感到厭倦，不願再彈老調，我再三勸他，他終手不肯；最後還是只得由他擔任西南邊疆社會學一課，我從這天起，由于他的自白，纔相信他的治學果真由體質方面轉到社會文化方面，以前的揣測並不錯誤。由于他的興趣的轉變，我們之間的距離也就日益縮短而愈投契。他常來和我討論巫術宗教的問題，雖然我採取的是歷史觀點，和他不同；但我們都相信歷史的和現代的材料應當融合在一處，纔能看出史的發展和地理的分佈。他不但將他所調查的材料和我討論，並且提出合作的建議，這還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的談吐還在目前，可是合作的事再也不會實現了，這是我學問上，友情上莫大的損失，遺憾。

雲達治事的精神也有足述者。他任雲大社會系主任時。學系開辦第一年，一切都在草試創辦中，吳文藻先生雖已創立一個新基，但後繼的工作仍極艱鉅，雲大社會系得有今日的規模和成績，自不得不歸功于雲達的努力。他對於行政工作並不擅長，但凡是會與他共事的人都沒有不為他的辦事熱誠和對人的誠懇所感動的。雲大社會系這個幼稚的新生命就由于這熱誠和誠懇而生長起來以有今日。

雲達的為人極富于情趣，天真，談吐很幽默，說話時眼一眨一眨地在鏡內閃動不定，嘴角不時抽動，有些口喫，遲緩的語句從隱在煙霧迷漫之後的口裏吐出來，使人傾聽不

悼雲達

曾昭掄

倦。他有美術的修養，對於書畫、音樂、景物、人的舉止儀容，甚至器物的構造陳設，都有欣賞和批評的能力。最近一期生活為報上的遺著，看畫便可以看出他在這方面的癖好和修養。

雲達逝世，使中國損失一位最可寶貴的青年學者，也令我失去一個可愛的朋友，雲達與我相熟，前後不過一年光景。前年年底有一次在開會碰到，談起雲南邊疆部族情形，散會以後，他邀去家中，將其十餘年來所搜集關於這方面的材料和照片，都拿給我，那些材料，只有一部份發表過。

至於照片，迄未發表，當時曾勸他，何不盡點功夫，將其整理，以公諸學術界同人，雲達的回答是，暫時還不預備這樣做，一來因為抗戰時期，印刷太貴，無人可以担任，而且，在後方情形下，照片也印不好，不如俟之戰後。二來材料雖多，顯像片既零碎，價值不大。在未來幾年中，兩年功夫，光寫一部關於滇省邊疆部族的概論。當時以為雲達加此年青，此等計劃，實行不成問題。不意今竟早折，無人可以完成是項極有價值的著作。此事對於中國學術界，實係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

去年年初我們十位朋友，同去大理講學中值歷年關，休息幾天，同人大都利用此種機會，遊覽滇西名勝，只有雲

在治學，治事，為人各方面，雲達都有其可愛處，所以他的死使他的親友，同事，學生，無一不愴然若有所失。雲達的死實是整個學術界的損失，不僅是少數人友情的損失。

達一位，始中不忘學問，他一人跑到一處漁村住下，考察漁人生活。替同人們帶了幾條魚回來。他還想在本埠「民家」人家過年，可惜為風俗習慣所限，未能實現。

離開大理以前，有一次幾位朋友，同去喜洲一遊。午刻在葦莊進餐，主人將戰時在香港搜集的許多珍貴字畫見示，雲達對於古人筆蹟，逐一批評其真偽，無不中肯，令在座者驚佩不已，由此乃知他原是一位藝術家在學生時代，本來預備專門學書的。後來反而成為一種科學家，連自己當初都沒有想到，看到這許多字畫，回憶少年生活，他自己也有點悵惘了。

雲達去世，所患並非不救之症。假令經濟寬裕，早日就診良醫，康復絕無問題。只因平素入不敷出，一再拖延未醫以致於死。其夫人亦幾殺身以殉。故雲達之死，不死於病，而死於貧困。此等學者，死去不須一秒鐘，再產生一位，卻要幾十年。

我們對於無生命的古董，大家知道寶貴。對於如此國寶，卻縱其冤枉早夭，未免太矛盾了！

念雲達先生

高華年

倏然的燈光，寂靜的夜晩，我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捏着一枝筆管凝視着一張白紙，正想追憶先生的紀念刊寫文章，而先生那副熟悉的面容彷彿隱約地出現在我眼前了。先生好像默然地向我點頭，在不覺含着淚水而漸漸地墮入回憶之流了。

是兩年前的一个春天的夜晩，我由羅華田先生的介紹得認識了先生，在雲天的大教員宿舍裏，我們第一次面晤而差不多就談了一個多鐘頭。那時先生送我到大門門口，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有力地說着：

「幹幹幹！我們要理頭苦幹十年八年。我們總可以幹些成績出來！雲南這塊研究語言人類學的好地方就是我們的天下！」

那時美麗月光照耀着大地，夜風軟軟的吹着，我們都微笑着。這光明的月亮也許是象徵着我們這個在學術界將要誕生下來的孩子——這個人文研究室——無限的前途罷！我們感到先生的熱情，研究室前途的光明，便欣然地答應了先生，跟先生一塊兒的工作。

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很多了。在勐武壩兩個多月的邊地生活，使我對於先生更深一層的了解，先生是一個熱情，天真，而急性的學者——人類學家，先生是一個理頭苦幹不務名利的學人，在短短的兩個多月中，我們却希望能夠替這個初生下來的學術機關，奠定了一個基礎，僅僅部族的圖

騰的發現，是先生在社會人類學上的第一次大貢獻。

自揭武回來時候，我們見面的時候更多了。在月夜，在翠湖，我們會經滔滔不絕的談了好幾個鐘頭，我們爲了研究室的將來做了許多計劃，我們都懷着一個遠大的學術的夢，我們也曾爲了研究室的經費，迷信一位無知的算命先生的卜卦，我們談到高興時，也曾寫着那些躺在沙發上吸煙，談邊地教育，談語言人類學的人——先生，研究室生下來到今天僅僅的才有一歲半，而先生竟然忍心地拋下這個孩子，永遠地我們離開我們了，先生，這個幼稚的孩子還需要你的哺乳，你走了，你突然地走了，誰能負起養育這個孩子的責任呢？誰能推進這個可憐幼弱的學術機關呢？

在先生沒有生病的時候，我們會經計劃着今年暑假到苗族的天然營寨去工作，先生要研究劍鼓，我們研究苗語，但是我想不到先生會這樣快的走了，我們的計劃恐怕只成爲泡影了。先生，你死了，誰能夠跟我一道到苗區去調查呢？誰肯到荒僻的地方去研究劍鼓呢？

在先生沒有生病的前一個月曾經熱心地鼓勵着我找黑夷語法寫出來付印。那時我因爲別種的緣故，心情不好，就一直的拖遲下去。到先生患病的前幾天我突然地鼓起勇氣來寫這八萬多字的一本書。不料我剛寫了一些，而先生竟然以病不起。在雲大的厚爲醫院，記得有一次我去看先生的時候，先生還用力地揮扎着沙啞的聲音問着：

「你：你寫好了沒有？印多少了？羅（華田）先生問：「多」先生的文章寫好了沒有？」

那時我先生說話困難，精神很沉重的樣子不想和先生先多說，只默默地向先生點頭。我沒有想到過了幾天先生就暫時離開人間了，先生就這麼的跟我們永訣了。如果先生不死，到今天能夠看到這部黑英語法印出來了，我猜想先生是多麼高興呢？先生活着為研究室，為學術而活着，先生病了也時時刻刻不忘了研究室的工作，學術的工作。研究室是先生學術的生命，先生是一個熱情的學者，埋頭苦幹的人類學家。

先生，我們相處了兩年，我們也有爭執的時候，吵鬧的時候，但是我們的爭執是為了一個問題，觀點不同，我們的吵鬧是為了研究室的前途，我們可以很熱烈的吵着，鬧着，辯着，直到把一方面意見駁倒，推翻。有時我們辯得厲害，吵得，往往弄得臉紅耳赤可是我們毫不介意，到那間也都忘了，我們又和好如初了。我們仍然保持着很好的感情，甚至我們底內心更更融合了，更能合作了。先生，你死了，今後誰還肯跟我們吵着鬧着？辯呢？先生，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少了一個可以吵架的朋友了。在這個虛偽的社會裏，

能夠吵架的朋友能有幾呢？

先生：我記得有一個時候我的包飯吃得索然的不好。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先生的家裏去吃飯。可是，先生已經死了，今後叫我到那兒去吃呢？

先生你死了，你悄悄地和我們永訣了。你遠離了寡妻孤女，你離開了我們，離開了研究室。從此，你的妻子失掉了忠誠的丈夫，你的女兒失掉了慈祥的父親，我們失掉了一個良好的同伴，學術界失掉了一個埋頭苦幹的學者——人類學家。研究室喪失了一個台柱。先生，從此我們研究室的力量更孤單了，更薄弱了。但是，我們還接着先生的計劃繼續的工作着，哺乳着我們一手創造出來的這個學術機關。我們可以告慰先生者，邊疆人文仍然繼續的出着，語言人類學專刊不久又有幾種新的出現於學術界了。先生豐富的遺著，已經寫成的，將由研究室出版，沒有寫出來的稿子，我們也想法把它整理出來付印。這就是延續先生學術的生命。先生固然死了，但是先生的精神，先生偉大的遺著將永遠地發光於世界上。使幾千萬年後的學者都可以拜讀先生的大著，先生固然死去了，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先生在學術界是永遠不朽的，先生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乎？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二月十三日夜